

田野调查 缘起老家

“夜泊”对海南文史进行田野调查,始于老家乐东。那会儿他在东方八所港跑船,住在70公里外的乐东佛罗,工作之余,时常参加天涯社区线下“走读”活动。刚开始时,他只是为了打发闲暇时光,走村、徒步、健身,之后便就近对佛罗等乡镇进行深度游,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近百年来海南西部代表性建筑之一——始建于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佛罗老街,与海口骑楼老街一样,具有典型的南洋建筑风格,呈现出连廊连柱、立面统一、连续完整、中西合璧、多元共存的建筑特点,很多老屋门楼雕饰华丽,还保留着旧时的木结构。老街上还有嘉庆十四年(1809年)所立的“度量衡碑”和道光二十四年(1844年)立的“奉官示禁”碑,见证了佛罗近代商贸和社会发展史。凝望着老街空置的老屋,如同穿越乐东历史长河,“夜泊”在按下相机快门的那一刻,深巷老宅也深驻心间,促使他对乐东认知和记录方式的转变。

“夜泊”认为,随着海南岛经济社会飞速发展,历史建筑遗留的文化符号、文化记忆濒临被埋没和被遗忘的境地。乐东历史悠久,底蕴深厚,是古崖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,境内有丰富的古建筑、名人故居、古墓、古树、古井、古街区、塔庙牌坊、古村落遗址、古渡头港口遗址、石刻匾额等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,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,正面临着消失的风险,光靠自己拍照和类似游记式的记录太过于肤浅,应该深入到民间,聚焦和提炼老建筑和古村历史,挖掘背后的历史人物故事。

于是,从2013年开始,“夜泊”对乐东文史展开广泛的田野调查,对这些文化遗存和人物故事进行抢救性挖掘和记录。

骑摩托车乡间调查

文史田野调查是辛苦的也是寂寞的,为了节约时间,提高效率,“夜泊”告别了“走读式”的集体“走马观花”,而是选择骑着摩托车独自调查。

他充分利用跑船上班四天、休息两天的时间优势,有针对性地制订田野调查计划,从选择调查对象到设计路线,从前期查阅资料到进村调查,寻访村中老人听他们讲解、讲述,他都一一认真做好准备和记录。但来自民间的传说与推测,还不足以解开人物故事背后的谜题。“夜泊”认为,在野外解读碑铭是突破口,它们可能就是先人留给我们最后的作品,所谓“石头的书”。有时候调



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望楼村韦六家古宅。

张雨 摄

H 民间文化达人

挖掘文史 记录乡野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龚梓



2018年10月,林芳华(右)与网友一起“走读”乐东古村。 张雨 摄

智能手机尚未普及时,网民主要是坐在电脑前通过键盘和鼠标敲字、发图,以贴吧、论坛等“古典”互联网方式交流,促成了当年天涯社区的红火,线上发帖组局,线下“走读”活动如火如荼,凝聚了海南民间能玩、能写、探史、写史的各路达人,深度挖掘海南文史不被人知的一面。网名“夜泊2009”(网友一般称他为“夜泊”)、职业为海员的林芳华就是其中一位。

“夜泊”,70后,乐东尖峰人,毕业于厦门集美航海学院,曾是远洋船员,以五洲四海为伴,足迹遍及24个国家和地区,这也是他用“夜泊”起网名的原因,“2009”是注册年份。自走上工作岗位后,每次航海归来便走村串户,寻迹海南古建文物及老建筑,挖掘和考证背后的人文历史,继而整理成文,配上图片,呈现在报端和网络。

查结束时已是晚上,他会火速骑摩托赶回佛罗家中,简单整理文稿后便立即乘坐黄流至海口的夜车返程上班。

“20日上午七时在抱架村拍摄邢氏宗祠、老宅,采访邢明忠老人,幸得康熙年地契二张,为《抱架村史》一帖提供重要的证据。九时半在利国吃早餐,十一时入望楼村补拍韦迪煌资料,中午拍摄望楼沟(明代开沟)。十三时再次拜访韦迪煌校长,初步完成有关罗德富、罗以忠父子资料收集,下午两时半在望楼村小卖部吃中餐。离开望楼村,返回林尔谦家,得《明星斋诗文集》二册,下午四时,入广元村采访90岁高龄的杜秀华,得其手书一幅及二本诗文集,初步完成杜秀华的资料收集。晚上回佛罗,21日一早放好车后从黄流返海口。”“夜泊”这样记录自己2018年10月20日至21日进村调查时的收获。

“夜泊”不辞劳苦、持之以恒的田野调查精神,让人钦佩和感动。海南日报高级编辑、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蔡葩曾这样评价他:“他(夜泊),一位勤勉辛劳的船员,夜里行船,白天觅路。常年自费深入乡野,为文化遗存之保留付出心血。气质稳健,脸面沧桑,与他的实龄差距颇大……”

调查成果持续不断

在实地考证的同时,“夜泊”受蔡葩影响,身体力行坚持做口述历史,认为口述历史不失为抢救现代史迹的有效方法,而且是越早越好。

2013年,他在拍摄光绪《崖州志》主要纂修者——崖州清末拔贡邢定纶的故居时,采访了邢定纶80多岁的侄孙邢诒恒。尽管邢诒恒不是亲历者和亲见者,很多关于邢定纶的事情已无法考证,但能接近历史“影子”的老人只有他了。

“夜泊”认为,挖掘埋没在岁月



光绪《崖州志》残卷。 林芳华 摄于2017年5月



林芳华(『夜泊』)编著的《黄埔军校海南同学录》书影。